

基于纳西族传统服饰的藏彝走廊文化交融研究

张佳沁^{1,2}, 纪杨²

(1. 东南大学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 江苏 南京 210096; 2.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藏彝走廊作为连接西北游牧文明与西南农耕文明的历史-民族区域,孕育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景观。以纳西族传统服饰为透镜,通过多元一体理论框架,从多元共生、动态调适与一体性认同3个维度揭示走廊内服饰文化的交融现象。研究发现,地理环境的生态适应与历史记忆的符号编码塑造了纳西族服饰的支系分异与族群认同根基;多民族混居格局与茶马古道枢纽的商贸流动催生族际间的风格趋同与服饰共享;而“中心-周边”互构的文化传播实践及国家话语下的符号升维,则推动传统服饰从族群标识、地方性符号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转化。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藏彝走廊内多元文化动态整合的普遍规律,更凸显出中华文化超越族群与地域的一体性特征,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微观实证。

关键词: 藏彝走廊;传统服饰;纳西族;文化交融;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 TS 94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 - 1928(2025)02 - 0184 - 05

Research on Cultural Blending in the Zang-Yi Corridor Based on Naxi Traditional Costumes

ZHANG Jiaqin^{1,2}, JI Yang²

(1. Research Base for Chinese National Visual Imag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2. School of Ar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As a historical and ethnic region connecting the northwest nomadic civilization and southwest agrarian civilization, the Zang-Yi Corridor has nurtured a unique landscape of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By focusing on the traditional costumes of the Naxi and employing the unity-in-diversity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tegration of clothing cultures within the corridor from three dimensions: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adaptive dynamics and unified identity.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cological adaptation to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the symbolic coding of historical memory have shaped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of Naxi costumes.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and the commercial flows along the hub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have fostered stylistic convergence and clothing sharing among ethnic communities. Furthermore, the interplay of "center and periphery"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symbolic elevation of traditional costumes under state discourse have facilitated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ethnic identifiers and local symbols into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process not only illuminates the universal of dynamic integra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within the Zang-Yi Corridor,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unifying and cohes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beyond ethnic and regional boundaries. The study provides micro-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ty-in-diversity paradigm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Zang-Yi Corridor, traditional costumes, Naxi, cultural blending, unity-in-diversity

收稿日期: 2024 - 12 - 10; 修订日期: 2025 - 03 - 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3CMZ040)。

作者简介: 张佳沁(1989—),女,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服饰文化、民族视觉形象与文化认同。

Email: zhangjiaqin@seu.edu.cn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藏3省区毗邻地带由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1]。该区域历史上是黄河、长江上游地区先民迁徙流动、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作为连接西北游牧文明与西南农耕文明的纽带,孕育出“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2],并衍生出丰富的文化交融现象。

随着“民族走廊”概念的提出,国内民族研究开始立足整体性,系统研究走廊区域的民族流动、变迁与互动,突破以往单一族群视角的研究局限,因此藏彝走廊也成了民族学、人类研究的热点区域。民族服饰作为走廊内各族群众的身份标识,最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观念转变与文化认同。不过,目前相关的服饰研究多聚焦于特性分析与差异性探讨,而忽视了对区域内服饰文化整体性与共性规律的挖掘,这是因为主流服饰研究长期以来将汉族与少数民族服饰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且各民族之间的服饰研究缺乏关联性。

纳西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沿藏彝走廊自北向南的迁徙历程,其聚居地多位于交通要冲,在与周边民族的长期互动中构建起和谐共生的民族关系。纳西族学者方国瑜认为:“自唐初,磨些民族介于吐蕃、南诏之间,其势力消长,互相攘夺,则其文化之冲突与融合,亦可想得知;今日磨些文化,受西川传入汉文化之影响甚大,而南诏、吐蕃之文化亦当有影响,又磨些文化输至吐蕃者亦有之。”^[3]因此,文中选取纳西族传统服饰为研究对象,以“多元一体”的理论视角,从多元共生、动态调适、一体性认同3个维度对纳西族服饰文化交融现象进行系统性阐释,研究藏彝走廊内服饰文化交融的普遍规律与内生动力。

1 族内服饰文化的多元共生

1.1 生态适应与支系分异

纳西族作为藏彝走廊南部的世居民族,其多样的支系文化与聚居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横断山脉呈南北走向,在金沙江、雅砻江等水系的切割下,共同塑造出垂直高差达4 km的立体地貌,进而形成“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垂直气候分异。藏彝走廊不同区域间的地理屏障与生态差异,不仅影响了纳西族不同支系的生产方式,更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支系服饰文化的独特风格。

高寒山区纳西族支系的传统服饰以羊毛、牦牛

皮、麻布等天然材质为主,形制宽松简洁,色彩多为黑、白、红色,呈现朴素、厚实、粗犷的风格。例如,三坝地区的纳西族女性外披白色山羊皮披肩,这种披肩由整块山羊皮制成,不加任何装饰,既保暖实用,又显得质朴大方。而平坦的坝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服饰材质以轻薄的棉麻为主,女性多穿宽腰大袖布袄,外罩坎肩,下着阔腿长裤,腰系百褶围腰,外披七星披肩。七星披肩同样以羊皮制成,但质地相对轻薄,背面的七枚圆形绣片象征纳西女性“肩挑日月、背负繁星”的勤劳品格^[4-5]。泸沽湖周边为湿润的湖区环境,居住于此的纳西族摩梭人主要以渔业、牧业、农业为生,并以独特的母系氏族文化而闻名。其服饰体系与湖泊生态系统形成巧妙联结:形制上,百褶裙裙摆宽大,用料达2~4 m,其褶皱象征湖面涟漪,穿着者行走时如水波荡漾;材质上,多采用天然的火草麻布,透气且结实耐用;纹样上,独具匠心的湖水纹不仅是对湖泊生态的直观再现,更承载着纳西族对水与生命繁衍的原始信仰^[6]。

1.2 历史记忆的服饰编码

虽然纳西族各支系因藏彝走廊交通的阻隔、生态环境的差异以及多元文化交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服饰风貌,但那些代代相传的纹饰图案始终承载着整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扬·阿斯曼所言的“凝聚性结构”^[7]。文化记忆通过固定形式(如仪式、文字、器物等)将特定历史经验锚定于当下,编织出跨越时空的文化纽带,让人们在共享的精神密码中找到共鸣与归属^[8]。

纳西族作为氏羌民族后裔,羊皮和兽皮是其先民最早的服装材料。纳西族史诗《创世纪》记载,古代的纳西人,男人穿兽皮制作的衣裳,佩刀带弓箭,女的穿羊毛毡衫和羊毛裙,不论男女都着羊皮或披毡衫^[9]。东巴经《迎东格神》描述道:“天地动,生两兄妹,结缘成一家,牧养白羊,用羊毛做衣衫披毡,用羊毛做帽子腰带……”^[10]在古代氏羌民族中,披毡是一种普遍现象,是在高寒环境下的自然选择,毡衫可以当衣穿,也可以当被子盖,具有保暖防湿的功能。现在纳西族各支系女性仍保留着穿羊皮披肩的习俗,作为披毡文化的活态遗存,羊皮披肩通过物质记忆的稳定性将远古游牧历史转化为可感知的族群符号。纳西族的历史记忆在服饰纹样中也有所表征。纳西族的百褶裙是古代“短衣长裙”形制的继承,值得关注的是裙摆上绣着一圈红色游丝线装饰,蜿蜒的红线象征着祖先跨越重重高山、河流的艰辛迁徙之路,也表达着族群对寻根的向往。纳西族现在仍保留“送魂”仪式^[11],希望通过特定仪

轨引导亡灵回归祖源地。

即便在支系服饰分异的表象下,纳西族服饰中的毛皮材质、披毡形式、迁徙纹样等代表族群游牧、迁移历史记忆的象征体系仍保持稳定,从而实现了纳西族历史记忆的代际传递,持续维系着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

2 族际间服饰文化的动态调适

2.1 地理单元内的文化趋同

纳西族在藏彝走廊内长期与藏族、白族、汉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交错杂居,族群之间历经多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服饰上出现了混穿、文化符号共享的现象。例如,永宁地区的摩梭人深受藏族文化浸润,男子常在袍服外叠穿藏族楚巴,并依循传统将右袖垂于腰间;女性头饰则巧妙点缀红珊瑚珠链等藏族元素,在交融中保留着本族特色。三坝地区的纳西族妇女在日常劳作时常披由羊毛或氂氂制成的长方形背披,上面还绣有莲花或者十字纹样,这与藏族的背披大同小异。纳西族支系玛丽玛莎男子的包头与傈僳族极为相似,而当地傈僳族妇女头饰则吸收了纳西族元素^[12]。此外,纳西东巴的五幅冠与内地道士以及羌族释比、普米族韩规的法冠形制相近,应为内地传播^[13]。

同一地理单元内的不同族群在长期交往中,其各自的服饰系统通过符号互渗产生超族群性趋同,其文化相似性甚至超过不同地理单元的同一族群。例如,宁蒗地区的摩梭与普米族长期混居、通婚,所以在服饰风格与习俗方面难分彼此;丽江的九河白族与纳西族长期杂居共处,因而其服饰也存在明显的趋同性,仅在帽子与胸前装饰的手帕上体现差异,而九河白族妇女服饰与大理白族相较却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地域趋同、跨域存异”的现象,恰是同一地理单元内文化融合的生动例证。

2.2 交通枢纽的文化融聚效应

丽江位于横断山脉南段,地处川、滇、藏 3 省交界,是纳西族最主要的聚居地。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节点,丽江在唐宋至明清的千年间,成为汉地茶叶、藏区马匹、川滇盐巴等物资流通的必经之地,这决定了其自古便是多元文明交汇的枢纽。茶马古道在此分为两条主干线:一条向北经迪庆直抵西藏,另一条向西经怒江进入缅甸,而丽江作为滇藏线与川藏线的交汇点,逐渐发展为历史上往来商队的补给中心、信息中转站与文化集散地。至明代,纳西族在藏彝走廊的经济交流达到顶峰,纳西族历代木氏土司采取多种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民族贸易的措施,

极大地推动了与周边各民族的经济联系^[14]。马帮商队不仅运输盐、茶等物资,还携带着不同地区的纺织品,如藏族的氂氂、汉族的丝绸等,多元的商贸网络推动了服饰面料与工艺的跨区域流动。

不同地域文化元素与多民族文化符号在丽江民众日常生活中持续碰撞交融,最终形成了以服饰文化为载体、兼具多元共融特质的区域性文化景观。清代“改土归流”后的纳西族服饰主要吸收了满汉的服饰形制、藏族的毛纺技术,也保留了自身的族群特色,呈现汉、藏、纳多元叠加的混融风格。即便是一件七星披肩上都能体现出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复合特征:形制上由未经修饰的整块羊皮改为精心设计的上方下圆造型,“日月七星”的标识图案是该民族“劈地七姐妹”开天辟地传说与“阴阳五行”观念的结合;工艺上吸收了藏族的氂氂工艺、汉族的刺绣技艺;黑、白主色体系源于纳西族原始信仰的崇黑传统与苯教文化尚白习俗的交融^[15],通过圆盘上五彩刺绣的装饰,实现了黑白色彩观与五行五色体系在服饰中的有机统一^[16]。

除纳西族外,白族、彝族、藏族、汉族等民族也散居于丽江周边,其服饰上均呈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例如,受纳西族影响,九河白族妇女会佩戴七星披肩;于清代进入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保和镇汉族,服饰形制与丽江纳西族服饰相似,也是穿氂氂坎肩、加围腰、戴蓝布帽的装扮。这些文化交融现象,实为丽江凭借其交通枢纽的结构性支撑,促成多民族文化深度整合并向周边地域辐射扩散的具象化表征。

3 超越族群地域服饰的一体性认同

3.1 “中心-周边”互构的服饰共同体

作为中华文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边疆”,藏彝走廊是历史上连接“中心”与“边缘”的重要通道。该区域不仅展现出高度多样性的文化特征,而且留存了大量古老的历史文化遗产,单纯以“中心单向辐射边缘”的理论框架已难以完整诠释其复杂的历史文化形态。民族服饰作为具身化的文化实践,真实直观地展现了文化交融的复杂性:纳西族以自我为核心,其服饰既吸收了汉族、藏族、白族等周边民族的文化元素,又通过贸易、宗教传播反向输出自身文化特征,各民族服饰文化在通道中进行历时与共时的交汇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服饰共同体。

族群内部的服饰文化互动也并不是简单以丽江为“中心”向三坝、宁蒗、俄亚等“边缘”地带扩

散,而是遵循了“中心-周边”互构的原则。以1986年丽江纳西族的服饰改革为例,其推出的新服饰吸收了三坝纳西族的头饰,采用丽江纳西族上身样式,又吸取永宁摩梭人百褶裙的优点,取各方精华,合三者为一。服饰改革受到了当地纳西族年轻妇女的认可,她们在节庆活动中均穿着新款式的服装。此外,如今文化旅游中的服饰体验和展演活动,也大多采用这种新样式。

纳西族服饰文化历经族群迁徙的历史变迁、改土归流后的主动革新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积极调适,始终彰显着民族文化互动的深度^[17]。这种互动不仅体现着族群内部与地域社会的认同机制,更彰显着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归属意识,在多元维度的交融中,始终贯穿着超越单一族群与地域的文化自觉^[18]。

“从中心看周边”和“从周边看中心”的双重视角,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把握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也破除了“中心-周边”的二元对立关系。藏彝走廊内各民族服饰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心-周边”互构的交融模式印证了这一理论视角的科学性以及普适性。

3.2 铸牢语境下的符号升维

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0]藏彝走廊内服饰共同体的形成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微观缩影,并且作为“活态的历史遗存”仍实时呈现当下文化认同的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21]这一时代命题,指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路径。中华文化符号是承载文化基因的象征系统,具有身份认同、价值传递和文明延续的功能,但是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本土文化符号体系已破碎和支离^[22]。藏彝走廊凭借其独特的历史地理位置,在国家非遗体系的支撑下保护并传承了大量传统文化,成为重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延续中华文明基因的历史宝库,当前亟待从各民族共享的视角进一步挖掘和提炼其价值。

新时代以来,在国家话语体系和政策导向的双重驱动下,藏彝走廊内兼具延续性、一体性与共享性特征的服饰文化符号正经历着从族群标识、地方

性符号到中华文化符号的系统性升维。这一演进过程强化了共同体叙事,激活了集体记忆,使民族服饰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纽带。

4 结 语

民族服饰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诗”,其中纳西族服饰作为藏彝走廊各民族长期互动融合的文化产物,生动见证了区域内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地理环境的垂直分异规律与生态适应机制塑造了服饰的差异化特征,而羊皮披肩、迁徙纹样等物质载体通过符号编码实现了族群历史记忆的稳定延续,在“多元共生”中铸牢了文化认同的根基。多民族混居格局与茶马古道形成的商贸网络,催生了跨族群的常态化服饰文化共享实践,展现出各族群具有动态调适特质的文化智慧。

纳西族服饰文化所呈现的多元一体特征在藏彝走廊具有普遍意义。各民族在服饰文化上遵循“中心-周边”互构的交融模式,突破单向文化传播路径,并彰显出超越族群、地域的中华文化一体性认同。文中创新性地从族群、地域、国家3个层级揭示藏彝走廊内服饰文化“多元共生、动态调适、一体性认同”的交融图景,不仅印证了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更以服饰为媒介,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参考文献:

- [1] 石硕. 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 [2] 王丹. 多民族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迪庆经验[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5(2): 92-101, 185.
WANG Dan. Building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multinational shar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experience of Diqing[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5, 45(2): 92-101, 185. (in Chinese)
- [3] 方国瑜. 纳西象形文字谱[M]. 影印本.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 [4] 苏燕,张庆松. 背着的信仰——纳西族“七星披肩”的宗教解读[J]. 民族艺术研究, 2012, 25(5): 119-123.
SU Yan, ZHANG Qingsong. Belief on the back—a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Naxi's "seven-star shawl" [J]. Ethnic Art Studies, 2012, 25(5): 119-123. (in Chinese)
- [5] 许栋梁,邹卓桓. 中国非遗文化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与综述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4, 31(12): 59-65.
XU Dongliang, ZOU Zhuohuan.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synthesis of the innovative ecosystem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4, 31(12): 59-65. (in Chinese)

[6] 刘遂海, 李发斌. 摩梭艺术[M].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5.

[7]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8] 蔡雨轩, 周怡, 杜心怡. 江南文化视域下蓝印花布技艺在女士皮包中的创新应用[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1): 101-108.
CAI Yuxuan, ZHOU Yi, DU Xinyi.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blue calico printing and dyeing techniques in women's bag from Jiangnan cultural perspective[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34(1): 101-108. (in Chinese)

[9] 郭大烈. 纳西族文化大观[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10] 于洁. 纳西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

[11] 张泽洪, 廖玲. 西南民族走廊的族群迁徙与祖先崇拜——以《指路经》为例的考察[J]. 世界宗教研究, 2014(4): 171-181, 194.
ZHANG Zehong, LIAO Ling. The ethnic migration in the southwest ethnic group and the ancestor worship—an exploration of *Zhijujing*[J].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2014(4): 171-181, 194. (in Chinese)

[12] 杨杰宏. 图像与仪式演述视域下的东巴服饰研究[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24(6): 30-37, 219.
YANG Jiehong. On Dongba clot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and ritu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Fine Arts and Design), 2024(6): 30-37, 219. (in Chinese)

[13] 吴济池, 谭欣, 彭东伟. 德昌傈僳族刺绣纹样在植物皮革箱包中的创新设计研究[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5): 99-106.
WU Jichi, TAN Xin, PENG Dongwei.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Dechang Lisu embroidery pattern on plant leather bag[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34(5): 99-106. (in Chinese)

[14] 张志锋. 地理、民族与区域共生: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纳西族地区的民族交流[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5): 34-41.
ZHANG Zhifeng. Geographic transportation and cultural corridor: Naxi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23(5): 34-41. (in Chinese)

[15] 杨杰宏. 纳西族黑白色彩崇拜[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6(6): 11-14.
YANG Jiehong. The origin of the adoration of black and white of Naxi[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4, 36(6): 11-14. (in Chinese)

[16] 周莹. 21 世纪以来跨学科视阈下少数民族刺绣艺术文化研究[J]. 服装学报, 2024, 9(5): 425-432.
ZHOU Ying. 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y embroidery art and culture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since the 21st centur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5): 425-432. (in Chinese)

[17] 林儒凡, 张粤湘, 夏帆. 近代中外调查记及史志的纳西族服饰比较研究[J]. 丝绸, 2024, 61(9): 129-135.
LIN Rufan, ZHANG Yuexiang, XIA F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axi clothing in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survey records and historical records[J]. Journal of Silk, 2024, 61(9): 129-135. (in Chinese)

[18] 谢峥悦, 蒋燮. 从宗族认同到地域认同: “迎老爷”仪式中的潮州大锣鼓音乐研究[J]. 艺术探索, 2024, 38(1): 98-103.
XIE Zhengyue, JIANG Xie. From clan identity to regional identity: research on Chaozhou gong-and-drum music in the welcoming the immortals ceremony[J]. Arts Exploration, 2024, 38(1): 98-103. (in Chinese)

[19] 麻国庆. 走廊和通道: 理解何以中国的空间视角[J]. 开放时代, 2025(1): 66-76, 6-7.
MA Guoqing. Corridor and passage, a spati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ow China has come about[J]. Open Times, 2025(1): 66-76, 6-7. (in Chinese)

[20]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26(4): 3-21.
FEI Xiaotong. The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989, 26(4): 3-21. (in Chinese)

[2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9-28(2).

[22] 方李莉.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再建构[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2(3): 44-58, 170-171.
FANG Lili. On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re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Chinese nation[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udies, 2022(3): 44-58, 170-171. (in Chinese)

(责任编辑: 沈天琦)